

# 我們要繼續上路

· 螢火 ·

炎炎的酷暑天，好奇怪的日子，我們竟像兄弟般聚在一塊，汗浹着心底喜悅而流。還記得汽車駛近村子時滿路牛隻？總記得貝澳刮耳的虫鳴吧？聽！虫聲正在作響，它響自你心靈！

當眼見習過大字的同学把自己的名字書寫在工作分配表上，代替了首次入營還來不及喘息便赫然看見它被編入表中的那份驚愕；當懾服於開山種植勞動者不屈的堅韌與魄力，代替了昔日口呆的望着老鬼們揮鏟；當對工作營最終目標價值存疑，代替了早期被具體成果所吸引的時候，朋友，我跟你一樣，此刻已無復過往的狂熱和天真了。一個隊裏頭的人說：「好現象！」是的，狂熱的消失，並不表示對隊擊愛有絲毫的減退；天真的破滅，更是顯出對隊認識的提昇。嶄新的刺激和衝動緩了下來，我們才會更中肯、更冷靜的面對種種打擊、阻撓我們的問題。

我們同樣明白，築堤的人，包括你我，曾經怎樣的星夜摸黑趕到，怎樣的千方百計請假，缺課而來，所真切獻出的甚至多於我們本來應有的了。只是，一論及推動我們工作核心的動力是什麼？此舉所引起超乎意願的不良副作用時，你就茫然了！你幾要懷疑以往對這等問題的看法是否過於幼稚？朋友啊！你今天無疑已屆長成，但記否從你呱呱墮地，孩提時日，生命過程中曾經是怎樣的幼稚和無知。想想看，還堅持要否定這成長過程中的一切價值！更要痛心於昔年童稚單純的天真？倘使不發見從前的稚氣，今日你何會長大和明智起來？我們絕不要求做個「麥田捕手」，「救世者」，不敢奢言造福人羣。我們深慶的是那最珍貴的向善精神。七年了，這崇高的美德穩穩地植根在每個忠實同學的心目中，它還要更深的發展下去。在這環境狹隘，思想荒脊的境况中，儘管曾被利用替殖民主義的文化腐蝕，掩飾社會不平等手法作過工具，但我們的犧牲的信念，為人服務的大前題，都是不容否定的。

你不免疑惑這轉變的必然與必須性？讓我告訴你那個老者與年青人的故事：老年人回到闊別經年的家園，痛心地發覺很多事物都變了，不再是從前的老樣子了。土生土長的年青者，他也痛心，却是痛心於許多東西都沒有變，這麼多年過去，他還是原來的老樣子。朋友，你年青啊！需要的

，精神寄託？兒時，母親帶懂你走會第一步，你不是自動的去學跑學跳？你不能設想母親一輩子領着你，縱使她永遠是你心間的扶持。第二步以後的路，便全仗你自己了。我們慶幸有個良好的開端，來日的工作是更要沉實的苦幹。我們不忍見那些尚未舉步的苦陷在難解的迷惘中，因此，至要把這服務忘記的精神帶給我們身邊的每一個。隊只是個站，這不打算，要緊的是祈望你那有思想的靈魂，在茫茫不可知的途中，在千岔的道口上，有決心的去尋求並實行那奉獻的途徑。起步啊！路橫在眼前，我們要小心免於絆倒，更不能註足！

你挽起竹籬，再度感到所載的除了沙、石、英泥，還有工作營的價值觀，手段與目的，改良主義的流弊與徹底改革的無從。好重好重，把你壓得透不過氣，把你弄得心力疲憊。你挽着竹籬的手發軟，你啊！竟氣餒下來！儘管我們苦思半天直鑽到深夜，問題還是老樣的問題！

那天，風球卸下，你挾着風雨跑過村中去看我們的小溪。溪仍是怒氣冲冲的，水位高漲，淹過溪心高堆的大石，那樣子叫你內心澎湃，叫你呆在當前景象中。你看，溪水會汨上旁岸，會爬過樹叢，要侵入民居。對着傷及你切膚同胞正在翻騰湧的它，那一刻你怎麼想？想改良主義的漏洞？想在垃圾堆中噴香水的疑難？想工作營形式化的呆滯？來不及了，洪水已沖開你的心扉，你已不能自制，用你那滿有勁的手，熾熱的心，拿起鏟子，誓要把自己徹底的溶入沙石，英泥的建堤中，誓要堅決把禍害的洪水與村民隔絕。好了，朋友，隊所冀願的，你我同時困擾的，那陣子都光明澄靜起來！我還要說些什麼！

那士欣可夫這麼寫過：「歷史不單是戰爭，發明和工作，它也是氣味和聲音，樹枝和綠草的顫動。」當我們在黃皮樹下踩得一脚牛屎，當我們在溪心洗擦那些沾滿石屎的竹籬，鋤鏟，當我們在糟邊深嚼十指磨穿的滋味，當我們對着錄音機的國語課程在牙牙學語，當我們深宵圍坐著縫補那些因我們而破爛的手襪時，我就嗅到那氣味和聽到那樣的聲音，乃是發自對隊，對生命的熱愛。你曾經發笑，笑我摸黑掘蟹，夜聽海濤；笑我下田捉螺，上山摘瓜；笑我草叢裡硬硬追發光螢火的傻氣，可是，這些却不單限於對鄉村泥土的憧憬，而實在地，我們却尊崇生命的動力和生命的本體。夜了，月亮照在貝澳山頭，亮在我們心裏。